



人之初

巴若耒著 顧仲燹編

新青年書店出版



人 之 初

巴若萊著
顧仲彝編

新青年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

「人之初」序

在霞飛路的某一家茶室裏聚着七八個愛好戲劇的朋友，熱烈地討論孤島戲劇運動支持推進的方法和上演的節目。「人之初」就是那時預定節目之一，並且決定由我來改編。這是去年春天的事。經過兩個月斷斷續續的工作，把全劇都改編完成了，不幸我那時害了兩脚的濕氣，寸步難行。我記得第一次排戲是在霞飛路某書店樓上的社裏，我穿了拖鞋撐了手杖勉強到場，講述劇情內容，主旨，和希望。以後雖勉強還去過一兩次，但都因為身體不好，坐不多時就回家了。所以吳仂之先生導演這戲的時候，我不能在實際上多幫他一點忙，至今還引為憾事。

九月二十二日晚試片「人之初」於法工部局大禮堂，我的脚濕氣那還沒有痊愈，仍然穿了拖鞋撐了手杖，到法工部禮堂去看戲。這是我在孤島上兩年來最興奮的一晚上！

「人之初」前後三次演出（第一次為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起在法工部局禮堂公演三天，第二次十月十四日起重演三天地點同上，第三次為今年二月十二日在卡爾登戲院重演兩場）在社會上獲得相當好評應該歸功於導演吳仂之先生。吳仂之先生事先作了一個詳細導演計劃，舞台面的設計又費了許多心思，排練的時候又注意到許多小動作，所以演出時處處很自然很流利，不過火，也不呆板。這樣一本冗長平易的戲最怕演得呆板，這樣一本諷刺社會的喜劇最怕過火。以後別的劇團要演這本戲，我希望能注意到以上說的兩點。

「人之初」是針對現今黃金世界的社會諷刺劇。不過原

作者巴若來在原作「小學教員」裏只有消極的諷刺，沒有積極的指導——這是原作的缺點。我的改編本，因仍用原作者的名字，未便更改得太多，尤其是劇本的主旨。但是我在同劇的電影劇本裏（片名「金銀世界」由華成影片公司攝製，已在新光大戲院放映過）大膽地改變了一下。我把張伯南和陶康侯寫成兩個對照的人物，張伯南是陷落在金銀世界裏的一個成功者，但仍然是個迷路者。陶康侯才是我們理想中的新青年，他的眼光遠大，他知道黃金世界的光榮之不足恃，他離開了勢利的上海教育界，到西康去辦邊疆教育；並且最後張伯南從金銀世界裏覺悟過來。可惜電影片裏有幾段都給檢査掉了，在積極上面仍然給觀衆一個模糊的印象。

這本戲的改編中間得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尤其是于伶，卮之，健吾，藍洋諸位先生。能使這劇本印成冊子，更是藍洋先生的功勞。在此對幾位幫助的朋友表示我真誠的謝意。

仲 彝

二八，九，十四。

這一次導演者的話

「人之初」是顧仲彝先生根據法國名著 *Topaze* (by Marcel Pagnol) 改編的。假使我們把法國近百年來的劇本劃分為四個分野——浪漫，寫實，自然，心理——的話，則「人之初」是屬於心理派。它是着重心理的分析，心理的描寫，而以喜劇姿態演出的社會諷刺劇。所以幽默，諷刺，憤恨，咒詛的氣味，瀰漫全劇。它雖然因此而比自然派多了不少機動性的揭發，但是總覺得缺乏明朗的暗示，恰像一位外科醫生對於外症祇開了刀，顯示了內部的患狀，而沒有上藥。這裏的患部是顯得很大的，尤其是爲了作者夾著用「速寫」的手法，所以筆觸的角度更廣。究竟那處是重要的癥結所在？這在導演應當負責使突出明顯。

「人之初」裏所揭發的社會罪惡的癥結是在於金錢暴力的控制。主題線的安排應根據於此。

「人之初」是張伯南的墮落三部曲：第一二幕是他的初期，第三幕是他的中期，第四幕是他的後期。導演爲了刻劃張伯南的人物，必需在安排主題線時兼顧着（一）如何可以加重明朗他的「型」？（二）如何可以幫助逼緊他的「轉變」。

心理派的戲，容易趨向沉悶。以喜劇姿態演出，這本是最爲方便。但是爲了個人的偏愛，愛這主題所提出的嚴重性，竟便形成了個人的偏見。我生怕喜劇姿態的鬆動，容易解掉觀衆心裏所應覺察的嚴重性，因此希望在這戲裏能夠含些沉重的空氣。於是我的導演計劃裏，第一個決定便是取複合的線條，使喜劇的方式和沉重的空氣各自保持。喜劇方式的

線條以第三幕的五六七場（警察的蒞臨經理室，和張伯南的所謂逼我自殺）為頂點，同時以第八場為終點。沉重空氣所顯示的線條以第一幕的終尾，第三幕的終尾為它的潛伏着的重點，而以第四幕的末場做他的頂點。同時爲了要使這兩條線協調的緣故，於是加重了第三幕的前段。尤其是第四場疑陣的空氣。這是我對於本劇整個布局的大綱。

這種布局，祇說明了我的偏見，顯示了我的倔強的性格。所以，在這裏僅能說是提供商討，而不是提供參考。記得那次的演出，雖沒有失去喜劇的效果，但是法國大使那齊亞先生已經覺察。他說：「你們把一齣喜劇當做古典劇演。」這當然與這種布局有關的。

但是，在那次的演出裏，我自己覺得也許不是沒有足供參考的資料。現在摘出了一些比較大的幾點在后面：第一幕用通過曲面所反映的舞台面，這可以使舞台中心擴大。第三幕裏用象徵金錢惡勢力的碩大無明的保險箱，這是爲了加強主題的暴露性。第二幕用了內射的燈光，意在使舞台面靜美化。而第三幕的照明却隨着窗簾的啓閉加以調節，意在造成緊張的空氣。第四幕用了都市遠景的燈光，藉以顯示時間和不耐等人的情緒。第一幕的結尾配合上燈光的漸暗而第三幕的結尾則配合上部分紫光的漸強（單獨射向張伯南），這些是想幫助潛伏點的加重突出。

還有全劇的結尾，原來是 Topaze（現在的張伯南）勸 Pamise（現在的陶康候）到他的經售處（現在的伯南洋行）去，并且在劇中還暗示他的未來職務是秘書。這樣，陶康候便是未來的張伯南，涵義太使人悲傷。現在主張提早 Cut，把陶留在初期張伯南的情況裏。這種改動，是與演出方式

有關的。前者應以喜劇姿態演出，後者似乎應該以嚴肅的姿態演出。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最後，因為全劇過長，假使演出時間覺得不便的話，則勢必刪短。下面是刪短方法之一，可供參考：

- (一) 第一幕裏鮑大霍的場面刪去。
- (二) 第一幕裏上課的場面刪去。
- (三) 第一幕裏鮑太太上場時一段略改。上場後立即談起報告單的事情。
- (四) 第二幕的開始，郭敬亭與蕭麗蓮的一場和陸云光上場時的一場都刪去。一開幕便是僕人來報告張伯南請見的那一段。
- (五) 第二幕開始，張伯南下場後，便緊接着郭敬亭和陸云光的談判決裂，從辦事房裏一同過來，改成簡單的對白，說明陸云光所要求的數目，郭敬亭恨恨地趕走他。下面便接上麗蓮和敬亭商量人選的那一場。
- (六) 第三幕的開始，女打字員向張伯南要求搬鋼琴進來的一場刪去。開幕時街上忽起吵鬧聲，警備車聲或救護車聲，張伯南提心吊膽地驚懼着。接下去便是電話鈴聲。
- (七) 第三幕裏來客敲竹槓的兩場和第四幕的結尾，倘使需要的話，亦可略加刪短。

以上是我提供的一些商討和參考的資料。留待指正。

民二八、九一八、雨天、吳仡之寫在上海。

人 之 初

人物表

- 張伯南 三十歲，穆氏小學的教師○
穆宗鐸 五十歲，穆氏小學的校長○
陶康侯 四十歲，穆氏小學的教師○
鮑大霍 教師○
黎 岳 穆氏小學的訓育導師○
十多個小學生 十二歲到十五歲○
蘇龍生 小學生○
郭敬亭 督軍府參議○
陸雲光 廿六歲，摩登少爺○
紳 士○警察○僕人○
蕭麗蓮 年輕美婦，郭敬亭的外婦○
穆愛蘭 廿二歲，穆宗鐸的女兒○
鮑太太 四十五歲○
女打字員一○女打字員二○

第一幕

佈景是穆氏小學的一間課室，四壁掛了一張中國形勢大圖，幾張人體解剖圖，幾張宣傳新生活的彩色圖，圖與圖之間有各種顏色的長條標語，上面寫着許多新生活的格言，如「衣服要整潔，鞋襪要乾淨。」「鈕扣要扣上，帽子要戴正。」「坐立要端正，態度要客氣。」「勿擁擠，勿喧嘩。」「知足常樂。」「黃金不會造成幸福。」「業精於勤荒於嬉。」「不義之財決無善果。」講台上西寫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天花板上掛着兩只電燈，燈罩子全是搪瓷的尖圓形的。

靠近裏面，在門和櫃子中間，放着一張講台。講台上面，有書桌一，椅一。那扇門一半是木板，一半是玻璃；向外面望，可以看見一些小學生跑來跑去，那櫃子也是玻璃的，裏面分成三格，最上一格放着幾塊礦石的標本，一隻鸚鵡標本，幾只玻璃瓶，裏面裝着浸在火酒裏的小動物和昆蟲。第二格裏放着馬糞紙做的地球儀器和許多小學生的手工成績。第三格裏放着許多舊書。櫃子上面放着一只松鼠標本，和一個石膏像。在講台前面有三行學生坐的長橙子，中間分出一條小路。

幕啓時，張伯南正在教一個學生默寫。他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小學教師。他的鬍鬚有好幾天沒有剃了，毛刺刺的使他的臉色更加黝暗了。他穿着一件黑綢的大褂，舊得已黑裏褪出黃了，並且胸前很骯髒。腳上穿着好幾天沒有擦油的舊黑皮鞋。那學生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他的臉對着觀眾，他的頭低着，他的頭頸瘦得真可憐，細得像受餓的羔羊一樣。

○張伯南唸，小學生寫，有時張伯南彎着身子，把頭靠在小孩子肩上，去看他所寫的東西。

張伯南 (一邊走，一邊唸) 狐捉到一隻龜——一隻鬼——(他的硬生生的國語唸不準確) 就送到嘴裏去咬……(他彎下身子，把頭靠在小學生的肩上去望，不久他又唸) 狐捉到一只鬼——一只龜……(學生不知道寫，呆呆地望着) 喂，小朋友，用心聽呀，我說我捉到一隻鬼——一隻鬼……(他又現出很細心的樣子) 我說，一隻鬼，一隻鬼……(學生仍是呆呆的望着他，心中更加昏亂。正在僵持的時候，課室中間的門開了，穆小姐走了進來，她是個二十多歲的摩登小姐，身上穿時髦的毛髮，但是都是些便宜的料子，她臂下挾着許多練習簿和幾本教科書。)

穆愛蘭 張先生，早呀。

伯南 穆小姐，早呀。

愛蘭 張先生，你有没有看見我的父親？

伯南 沒有看見，校長先生今天早上沒有到這兒來。

愛蘭 現在什麼時候了？

伯南 (從口袋裏拿出一只笨重的夜光錶來) 穆小姐，八點鐘少十分，還有半點多鐘才搖鈴上課哩……你來得多早呀，離上課還有許多時候哩。

愛蘭 那很好，因為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請你把你的紅墨水借我用用，好不好？

伯南 穆小姐，你要，我還會不高興麼？這瓶紅墨水是我剛買來的，我替你把瓶塞子挖開了再給你罷。

- 愛 蘭 你真是太好……
(張伯南便放了書，在桌上拿了墨水，用一把小刀的尖頭把瓶塞子挖開，一面仍和愛蘭講話)。
- 伯 南 你想改課卷麼？
- 愛 蘭 對啦，但是改課卷我實在有點討厭。
- 伯 南 我就不討厭，我有一個喜歡改課卷的習性，我在電車裏看見廣告，或在街上接到送在我手裏的廣告，我也喜歡看看裏面有沒有錯字和不通的句子，(他把瓶塞子取出了)好了，穆小姐，(他帶着微笑，把開了的墨水瓶，送到自己的鼻子上聞了幾下，再送給愛蘭)請你留着用吧，到你不需要的時候，再還我好了。
- 愛 蘭 謝謝張先生。
- 伯 南 這是我應効的勞，穆小姐。
- 愛 蘭 (向外面走，忽然停住)是你應効的勞？這是一句極現成的話，但是你說得多好聽呀！
- 伯 南 這是我真心真意的話，最最誠懇的話……
- 愛 蘭 有半個多月沒聽見你說這種漂亮的話，不過你從前好像比現在和愛得多。
- 伯 南 (驚)穆小姐，何以見得呢？
- 愛 蘭 從前你常送顏色鉛筆給我，送雜誌給我看，你常常到我課堂裏來，幫我改學生的課卷……今天你一點也不想幫我的忙……
- 伯 南 幫你的忙麼？假使我很誠懇的請求你，你會允許我幫助你麼？
- 愛 蘭 我不知道，我不說你也不會請求的。(她指指墨

水瓶很冷淡地說) 唔，謝謝你吧。(她表示要走了。)

伯 南 (更吃驚) 穆小姐，請你允許我……

愛 蘭 (仍是冷淡) 張先生，我還有許多事，我很忙……
(她向外走，伯南慌忙的跟在她後面。)

伯 南 (極可憐的樣子) 穆小姐，親愛的穆小姐，我請求你，不要這樣的誤會我，請別走！

愛 蘭 (停住) 什麼誤會？

伯 南 的確，我有一個多禮拜沒有替你効勞啦，不過你不要誤會我，有什麼特別的緣故。這完全是因為我太胆小了，怕多擾了你，又怕被你拒絕，因為我的希望太甜了，太甜了，如果被你拒絕，使我一定更外的感到痛苦，這才是整個的實在情形。

愛 蘭 真的麼？唔，你說得太好……張先生，你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

伯 南 (向前走進一步) 請你賞我一個面子，把這些課卷，交給我改吧。

愛 蘭 不，不，我不願意把這樣苦的工作放在你身上。

伯 南 (興奮起來) 呀，這決不是苦工，這是頂快樂的事……我應當說給你聽：我晚上一個人坐在房間裏，伏在這些課卷上，看了你教學生做的綴法，問答和默寫，呀，多麼精緻呀，多麼細膩呀！我看了好像……(他不敢說，但停了一會又繼續說) 好像我就坐在你的身邊……

愛 蘭 張先生，請你說話放規矩點。

伯 南 (臉紅了起來) 穆小姐，請你原諒我，既然我們的

爭吵已經到了這樣地步，所以你無論如何，不能再拒絕我的要求，不要使我難受，使我受一種不應當有的痛苦。

愛 蘭 (停了一刻) 好吧，我再允許你一次吧。

(她把書包打開，把學生的課卷，一捆一捆拿出來。)

伯 南 (很高興的接着，在每一捆後，他熱烈地喊道)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愛 蘭 明天早晨我就要。

伯 南 明天早晨一定有。

愛 蘭 並且請你少寫些批語在上面，萬一落在我父親的手裏，他一望就會認出是你的筆跡。

伯 南 (又擔憂，又喜歡) 你以為校長看見了會生氣麼？

愛 蘭 他會嚴厲的責罵我的。

伯 南 我們兩個人同做了這件違禁的事，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

愛 蘭 喔，別再多嘴吧！

伯 南 呀，呀，我們兩個人有了秘密……兩個人的秘密，多麼興奮有趣呀，哈哈，我們是串通了私下……

愛 蘭 你如果再說這種話，就請你把課卷還給我吧。

伯 南 喔，快不要這樣，別再生氣，我一定聽從你的話。穆小姐，明天早上一定奉上。

愛 蘭 好，明天早上八點半鐘——再見吧，一個字也不准跟別人提呀！

伯 南 (得意之至！一個字也不跟別人提。

(愛蘭從進來的門出去了，張伯南獨自站在那裏，喜歡得儘是木笑，他把課卷放進抽屜內，又拿起他的書，走到小學生面前。)

伯 南 小朋友，我們還是繼續寫我們的一只鬼吧。

(門開，穆宗鐸上，穆宗鐸是一個穿西裝的胖子，他臉色紅紅的，頭後的肉特別肥厚，他年紀是五十上下，有一簇梳得光光的鬍鬚，手指上戴了一個很大的指戒，他的金錶又粗又亮；他態度莊嚴而神氣，張伯南看見他進來恭恭敬敬對他行禮。)

伯 南 (很獻殷勤，但並不失自尊心)校長先生早呀。

宗 鐸 張先生早呀；我有兩句話要跟你說。

伯 南 是，是，請校長先生說吧。(對小學生)小朋友，你現在可以到外面去玩玩。

學 生 是 張老師。(他把課本練習簿收好，出去了。)

宗 鐸 (停了一刻)張先生，我很奇怪。

伯 南 校長先生，什麼事奇怪？

宗 鐸 我奇怪你怎麼會做出這樣不守規矩的事。

伯 南 (驚)什麼！

宗 鐸 你知道學校的規矩是不准教員私下在課堂裏教學生的，你剛才不是瞞着我在這裏教一個小孩子麼？

伯 南 噢，原來是這件事，校長先生，我並不是正式教他的課呀。

宗 鐸 (很莊嚴)哼，這是多麼刁滑的答！

伯 南 這是老實話 校長先生，這是盡義務的功課。

- 宗 鐸 (驚異不信)盡義務的？
- 伯 南 的確是盡義務的功課，校長先生。
- 宗 鐸 (更驚異)真是盡義務的功課？
- 伯 南 (用謙和的聲音解釋)這孩子很用功，但是總趕不上，又沒有人去管他；我不知道他的家庭是怎麼樣的？如果他有一個家的話……
- 宗 鐸 什麼？如果他有一個家的話！你以為他生下來就這樣大的麼？
- 伯 南 (笑)喔，那是沒有的事，校長先生。
- 宗 鐸 他的家裏如果覺得他應該補習功課，那他們一定會向我來說的，你如果天天教義務課，以後人家都不肯拿錢來讀書了，你同事的飯碗都會給你打破了。哼，哼，做事不要錢，你的同事不能出這種風頭，你有錢，你去獨個兒出這種風頭吧。
- 伯 南 喔，校長先生，請你不要這樣說。
- 宗 鐸 這不關我的事，是你的事，你這種慷慨的行爲，學校方面是只能按照向例教員不能兼課的規矩，照着你課外教的鐘點扣除薪水。我所說的，並不是爲了卑鄙的金錢問題，我是尊重學校的規矩。學校的規矩等於天經地義，絕對不能改變的。
- 伯 南 我很知道，校長先生。……
- 宗 鐸 那就很好，(他指着寫字檯上一個動物的模型)喂，這個哺乳動物叫什麼名字？
- 伯 南 校長先生，這是一只袋鼠，這東西本來是我私人的，因爲有一課書講熱帶的動物，所以我把他拿到這裏來做標本。

宗 鐸 唔。

(他向外面走，張伯南又很畏怯的叫他。)

伯 南 校長先生，(宗鐸回過身來)我可以找一個新學生進來，我相信我一定會成功的。

宗 鐸 (很冷淡的樣子)真的麼？

伯 南 真的，校長先生，這是我介紹的第七個學生了。

宗 鐸 第七個什麼？

伯 南 這是我今年替學校找來的第七個學生了。

宗 鐸 那你不是跟這七家人家幫了很大的忙麼？

伯 南 當然的，一點也不錯，我真是替他們幫了很大的忙。

宗 鐸 唔，我們這裏的名額已經滿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你介紹的小學生。理由很簡單，本校不能擴大到毫無止境，我們的牆壁又不是橡皮做的，不能隨便把房間放大。

伯 南 (大吃驚)喔，我看今年的學生比去年少得多啦！

宗 鐸 張先生，你知道麼？前天我還拒絕一個政府要人的兒子。

伯 南 啊呀！校長先生真糟極了，我已經答應了他的家裏，怎麼辦呢？

宗 鐸 自己不能作主的事，隨便答應，真是太不謹慎了。這孩子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伯 南 姓顧，叫桂生。

宗 鐸 唔，是不是要人的兒子，還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如果他家裏有錢，或者我還可以通融，但是我想這孩子也許是個聰明的好孩子。

伯 南 是一個聰明的好孩子，他住在姑母家裏，我教過他一個月的書，他的父母在東三省，我看他的腦筋相當靈敏，並且還有判別的能力。

宗 鐸 好好，但是今年的新學生規定要多付十塊錢建築費，不知道他家裏能不能承認？

伯 南 那不用說。

宗 鐸 今年起本校爲加緊功課起見，除了正課外，還有補習班，每個學生多付五塊錢補習費，他家裏能承認麼？

伯 南 我相信是可以的。

宗 鐸 還有本校預備要造一個游泳池增進學生的健康，游泳池的籌募基金本學期起每個學生分攤三元，他家裏肯承認麼？

伯 南 他家裏知道了游泳對於健康的重要我想是沒有問題的。

宗 鐸 除了廿塊錢學費之外，今年的雜費，因爲生活程度的增加不能不增加到四塊，你已經向他說過麼？

伯 南 我看一定沒有問題，還有什麼費呢？

宗 鐸 爲了保證學生意外損傷起見，本學期添了損傷保證費三元一項，這是完全用在學生身上的，譬如小孩子摔傷了，或是骨頭跌斷了，或是得了時疫病，學校就得代找醫生，不知道他肯不肯出這保險費？

伯 南 我想總肯出的。

宗 鐸 (仔細想了一下)那末這個孩子大概是可以造就的，我當然應當成全他，並且你早已答應了他們，